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十六回 蹈前轍仍遭文劫 悔舊事未破迷途

卻說雪花驚醒掙出一身冷汗，心中明白不敢說出。次日起來便走至廟中間神前叩謝。是時阿蓮亦起來。陳姓女子果然叫了人來挑東西，雪花便將被一條，鍋一隻，碗三隻交與他，那挑的人卻只取了破鍋，將碗三隻丟在天井中，說：「不用帶去，小姐處盡有碗用。」雪花便攙了阿蓮，跟著那人，叫那人慢慢走，二人跟著。原來就在前面，引入門，雪花二人便進去，那陳小姐便迎出來送二人進去。雪花看看亦是高樓大廈。陳小姐道：「此是我娘家，只有我父親姪兒二人，並無他人，下人亦有，小姐可放心住下。」阿蓮便請太老伯及世兄出來見過下禮，雪花亦參見了，便收拾一間房令他主僕二人同住，又拿二付被褥並漿洗衣服亦大疊與他二人換，又說：「小姐，從今以後不必鏗彈丸，我家豈在乎你二人吃用。」便著人將搬來的鉛丸退至局中交清了。自此雪花二人便在陳家住下了。這日孔先生所遇正是雪花，卻不敢明認，只得各走各路。放過先生不提，且說華如當時逃難，被長毛逼著，當時只有玉山長毛過了身，便有官兵數十個營盤團團圍圈，有四百里路開闊，故華如只得逃玉山是生路。當日走至晚，便同一群逃難的在一個街坊上歇了一夜，次日便尋了有賣飯的人家。原來華如幸虧雪花將他的東西集了一擔挑至山中，不料二人走散，華如便將擔內只取了英洋一包，有一百元放在身上，其餘盡得送與長毛了。此時只得從身上取出英洋一元換了一碗飯，吃完便問那賣飯的：「你可隨便找我幾百錢防身。」賣飯的聽說便找他三百多錢。華如拿了從村坊口尋著大路又走了一日便是常山玉山交界處，此處長毛亦過了身，居民都逃回來仍理舊業。有一家要請先生，華如想著無處安身，不如自薦尋個安身處再作道理。那人家姓金，考了一考華如學問卻極佩服，便請定了華如教他兩個兒子。華如本來深於時文，此時仍復用功。心想：「我家聞得人人說西溪村盡被長毛燒去，無家可歸，雖有田產，不必問此時無人耕種，料必荒了。卻不知合家大小如何，不如俟長毛退了再議。」因此要想從時文中尋條生路，便埋頭用起功來。又想想：「我從前公公交代父親，曾托夢與他，說時文是件害人的東西，我為何明知故犯。」又想想：「此必父親因鄉試得病回來，恨極了，故造出這些說話來。若說三件內鴉片小腳果然害人，我已親眼見了，若說時文從明朝至今五六百年未聞有害人之說，此話是真不信。」因此將他公公與父親說話一概付之東洋大海去了，卻不知華如讀了時文，四肢五臟又換了一付，其害處又不與孔先生一般，此是後話。

當日華如不知不覺又墮入時文魔障，日間教書，夜間讀文，讀得高興更不禁開喉朗讀，聲入雲霄，便招了一個故人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便是上海來的孔先生，這先生自路遇雪花便不能細認，便欲在玉山尋尋頭路，以後便拿一個小小雜貨店記司賬，不料先生於時文之外一無所能，見了算盤便頭痛，不但大九歸不能，即百子算亦不會，並算盤檔數，上下檔子亦模糊。記了兩個月賬，東家便說這兩月折本折得凶是為何，若再折兩月便倒糖擔了。有一個伙計說：「新請來的管賬先生我看會打算盤的。東家不信，看他打算盤會錯不會錯。」東家道：「胡說，這個先生刮刮叫，是廩生，時文最難做的，尚做得來，算盤疊子算小孩皆會的，而你等如此看輕他，說他算盤總不會打。」心中很不信伙計的話。

不料這一日。先生正在打算盤，東家看時，竟先生將當千的一個算盤子當做當十的打，東家說：「完了！完了！難怪我要折本。」自悔不聽伙計的話，又被他老婆無日無夜埋怨他，三面夾攻，便登時氣得吐血，當時即將先生鋪蓋丟出來，先生只得拾起鋪蓋，身上尚有三個月薪俸，就住在飯店裡。

這日正聞得華如讀文章，便走進來，意欲尋個文士談談天，不料即是舊日的學生。彼此相見，各述逃難的情形。先生便將自己在大營及上海兩處不能容身並現在被店家趕出，家小不知何去一一告訴了華如。華如便問：「師母既不知信息，先生可曾尋覓否？」先生道：「我從何處尋覓，現在浙東長毛未退，我至此尚然繞道而來。」又問：「西溪遭長毛，你合家大小可知你在此處麼？」華如道：「我亦被長毛衝散，逃在這裡，他們哪曉得知我在這裡。」先生道：「我在玉山城下看見一個人，似像府上的丫頭，卻不敢認。」華如便問：「是哪一個丫頭，腳大腳小？」先生說：「是大腳的。」華如想大腳丫頭有兩個，不知他看是不是雪花。便問：「先生看見的這個丫頭品貌如何？」孔先生道：「是張鵝蛋臉，臉上好像抹粉的一般，其餘未曾看清。」華如便知道雪花，心想原來雪花亦逃在玉山，當時阿蓮亦與雪花同逃，不知可在一處否。正在出神，先生便說：「你在此處還要讀文章麼？我是一身被他誤了，並上海婊子看他不起，勸你不要讀為是。」華如聰明人，曉得先生是呆讀，不會變化，所以不能中，且於時文外一無所能，因此大營及上海兩處不能容身。均不但不容，能謀生亦不能，中卻不知讀時文的中與不中卻在乎人之聰明，肚裡變化，若不能變化，不但不能做時文，亦且不知何者為時務。又性子高傲，脾氣獨介，深於理學，此種毛病均屬難免。又讀時文的人全是抄襲，並無真實學問而自己卻不知，偏說我於古今治亂，歷代得失早已洞見曲折，且說書中記載無不有，絕不知移步換形。其實明人工時文的如金正希，黃道周諸前輩均皆留心經濟，曉暢時宜，雖工時文，卻不象今日工時文的全無用處，反無壞處，此卻非孔先生所知，亦非華如所及料。故孔先生勸華如之言只說自己不中及不合時宜的苦頭，卻不知不通時務即中了亦是無用，故華如聽了孔先生說話未中要害便心怪先生不善變化。所以不中是仍在中不中上頭分利害，並無人將時文無用，於國家利弊全無干涉的道理暢論了一番與他二人聽。故如孔先生知他無用，仍然不知華如知時文在於變化然後能中，亦仍不知時文的害處。各人得的亦不同，此是後話。

當時華如聽了先生言語，便說：「學生習時文另有一種時文，怕他不中了，若是三科後不中再改業不遲。」先生說：「我看如今謀生，若不反，長毛退了還是種田好。」華如道：「不中後種田不遲，我家田多得很，哪愁無田種。」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